

我国“中医外交”初探

李思乐¹, 顾 赤^{1*}, 毛和荣^{1,2*}

(1. 湖北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医药文献编译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65;

2. 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65)

摘要: 近年来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中医药“走出去”, “中医外交”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医药倡导的价值体系具有很高的普适性, 深度契合了我国传统的外交理念。随着我国越来越多参与中医药国际合作, 我国外交人士在越来越多外交场合宣传中医药文化, 中医药走进越来越多外国政要的医疗保健生活, “中医外交”实践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当然“中医外交”还存在概念不成熟等问题。

关键词: 中医外交; 外交内涵; 外交实践

DOI 标识: doi: 10.3969/j.issn.1008-0805.2016.05.101

中图分类号: R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805(2016)05-1280-03

A Primary Study on China's TCM Diplomacy

LI Si-le¹, GU Chi^{1*}, MAO He-rong^{1,2*}

(1. Translation and Compilation Center of TCM Literatur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Wuhan 430065, China; 2. TC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Hubei Provincial Key Research Base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uhan 430065, China)

Abstract: Chinese government has taken a sequence of measures in promoting the Going Glob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 the recent years, the voice to conduct TCM Diplomacy is steadily growing accordingly. The value system that TCM advocates is of high universality and deeply agrees with the diplomatic concepts that China's traditional diplomacy has been proposing. As Chinese national leaders participate i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TCM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s, more and more Chinese diplomats publiciz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culture on many more diplomatic occasions and TCM is integrated into the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of more and more foreign dignitaries, TCM diplomatic practice has made some gratifying achievements. Inevitably, there are still a few problems faced with TCM Diplomacy, like the concept of TCM Diplomacy is not mature enough, etc.

Key words: TCM Diplomacy; Diplomatic connotation; Diplomatic practice

外交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参与国际关系的各种活动。随着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的急剧发展变化,“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等形式的外交重要性正日益突显出来。历史上,中医药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医药文化被公认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已成为我国开展对外科技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我国政府和学界为中医药在世界传统医学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而付出了巨大努力,我国政府与越来越多国家政府签署了中医药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协议,我国国家领导人在外交场合力荐中医药及其文化,越来越多外交人士投身于中医药国际交流活动并为此出谋划策,这一切都证明了“中医外交”正上升为我国外交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中医外交”的提出

习近平说“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在历史上,中医药对维持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对推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全球疾病谱和医学观念发生的巨大变化,世界医学模式已逐渐从传

统的生物医学模式(Biomedical Model)向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al Model)转变。作为社会环境的存在,人的心理,所处的社会环境等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正受到国际医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与中医的“整体观念”不谋而合。传统中医药的价值正日益突显出来。

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和学界近年来不断增加投入,旨在推动中医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随着《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中长期规划纲要(2011-2020)》《关于促进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出台,中医药国际化的制度安排逐渐完善。有鉴于此,我国学界“中医外交(TCM Diplomacy)”的呼声不断高涨。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首席研究员曹洪欣率先提出了“中医外交”这一概念^[1]。在2014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表示“中医药海外发展,要立足于服务我国公共外交、经济外交,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2]。在2015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在对待国际热点问题时,首先要把握好脉,其次要综合施策,然后要标本兼治。这是我国外交高官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将中医术语和中医思维运用到外交场合。在新时期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引领下,“中医外交”将展现出更多独特魅力^[3]。在百度搜索键入关键词“中医外交”,显示与之相关的新闻达3150000余条(截至2015年7月16日),其中绝大部分是2010年以后的热点新闻,这表明“中医外交”在我国外交整体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正不断上升。

2 “中医外交”的内涵

在国际上,“医学外交”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受到各国政府重

收稿日期:2015-07-16; 修订日期:2015-11-06

修订日期: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ZX2012Y4);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4Y032/15D064)

作者简介:李思乐(1981-),男(汉族),山东滨州人,湖北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医药文献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

* 通讯作者简介:顾 赤(1971-),女(汉族),湖北武汉人,湖北中医药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学士学位,主要从事外语教育与中医药文化工作。

* 通讯作者简介:毛和荣(1979-),男(汉族),江西玉山人,湖北中医药大学副教授,硕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医药文化与中医药英语翻译工作。

视。早期许多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往往通过医学传教活动,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外交活动,为各自国家或利益集团谋取利益的最大化^[4]。美国政府越来越重视通过“医学外交”的手段为其全球战略目标服务。美国学者认为,在伊拉克战争和“阿拉伯之春”之后,通过向海外派遣训练有素的医生和医疗专家,美国政府可以培养当地人民对美国的好感,渗透所在国的决策者,从而为美国施加影响力提供绝佳的机会,维持美国与相关国家的“友好”与可持续关系^[5]。古巴更是自从“古巴革命”开始,就不断向拉美、非洲和大洋洲国家派遣国家医疗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美国的外交封锁,提高了古巴的国际地位^[6]。

“中医外交”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很多外国政要如印尼前总统苏加诺、柬埔寨王国前国王西哈努克、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等都曾主动向我国请求派遣中医专家替他们治病,在密切了两国外交关系之余,中医药在这些国家也有了越来越深厚的民意基础^[7]。

习主席高度赞赏中医药文化,他说“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与西医文化不同的是,我国传统医学既有重要的科学属性,也有着鲜明的人文属性。“中医外交”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一方面,中医药所倡导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医乃仁术”“大医精诚”“调和致中”等传统观念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对当今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普世价值^[8]。中医倡导的“治未病”“辨证论治”“综合治疗”等医学理念正深刻地影响着西医文化,给人类健康带来了福音。另一方面,中医药所包含的这些观念对于当今国际社会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中国政府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谐世界”“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不谋而合。这些都是中医药文化为当今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public goo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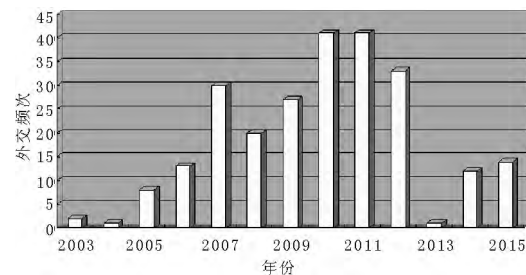
“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也是我国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领域,蕴含着巨大的创新潜力”^[9]。“中医外交”是指我国政府充分利用中医药的独特优势,在各种外交场合树立我国在世界公共卫生领域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使中医药发展更好惠及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卫生事业,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宣传汇聚了我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中医药文化,使中医药成为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先行者,使我国传

统文化更多为世人所了解与认可。“中医外交”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战略优势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3 “中医外交”的实践

近年来,中医药在我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我国与有关国家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中医外交”。笔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中输入关键词“中医”,显示的结果有240余条。“中医外交”近10余年来正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见图1)。

据不完全统计,中医药现已传播到世界上170多个国家,我国已与80余国签订了含有中医药合作内容的政府间协议100多项,并与美国、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大国签订了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50多项。“中医外交”对象国已几乎覆盖全球各地,在一些地区和国家尤其活跃(见表1)。习近平、李克强等国家领导人更在多种外交场合亲眼见证了我国与澳大利亚、吉尔吉斯斯坦、匈牙利等国在中医药领域合作协议的签署。我国政府不断拓宽与WHO等国际组织在中医药领域的合作范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我国倡议发起的传统医学决议。这些都是“中医外交”实践的生动写照。总体而言,“中医外交”的实践主要表现为:多种中医药国际合作活动得到我国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中医药宣传活动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外交场合,越来越多的中国外交人士参与中医药的国际交流,中医药正走进越来越多国家政治领导人的医疗保健生活。



注明:本数据根据我国外交部网站整理而得,截止时间为2015年4月22日

图1 “中医外交”发展态势图(2003-2015年)

表1 “中医外交”全球分布图(部分)

年份	频次	外交对象(国家或国际组织)
2003	2	WHA※1,俄罗斯1
2004	1	瑞士1
2005	8	加拿大1,苏里南1,瑞典2,澳大利亚1,马达加斯加1,FOCAC※1,巴拿马1
2006	13	摩尔多瓦1,土库曼斯坦1,马达加斯加1,马耳他1,泰国1,加拿大1,澳大利亚1,意大利1,乌兹别克斯坦1,巴西1,美国1,法国1,新西兰1
2007	30	菲律宾2,英国1,马耳他4,秘鲁2,葡萄牙1,德国1,刚果1,厄瓜多尔1,亚美尼亚1,莱索托1,科威特1,俄罗斯2,越南1,意大利1,西班牙1,安巴1,白俄罗斯1,巴基斯坦1,牙买加1,以色列1,拉脱维亚1,法国1,马达加斯加1,澳大利亚1,黎巴嫩1
2008	20	摩尔多瓦1,联合国※2,澳大利亚3,英国4,日本1,瑞士1,奥地利1,美国1,巴西1,芬兰1,拉脱维亚1,南非1,爱尔兰1,纳米比亚1
2009	27	俄罗斯1,法国3,韩国1,喀麦隆1,密克罗尼西亚1,瑞士1,马耳他1,IPC※2,圭那亚1,澳大利亚2,美国2,芬兰1,哈萨克斯坦1,联合国※2,西班牙1,爱尔兰2,白俄罗斯1,日本1,巴拿马1,奥地利1
2010	41	马其顿1,加纳1,毛里求斯1,英国4,南非3,吉尔吉斯斯坦1,法国4,斯洛伐克2,奥地利1,塞拉利昂1,德国1,巴西1,摩尔多瓦2,贝宁1,澳大利亚4,埃及1,拉脱维亚1,美国1,俄罗斯2,瓦努阿图1,韩国1,马耳他3,以色列1,斯洛伐克1,欧洲议会※1
2011	41	多哥1,俄罗斯2,塞尔维亚1,马达加斯加1,哥斯达黎加1,克罗地亚2,尼泊尔1,东盟※1,英国3,联合国※1,法国3,瑞士2,德国4,爱沙尼亚1,摩尔多瓦2,斯洛伐克2,爱尔兰1,卢旺达1,日本1,新西兰1,美国1,巴拿马2,巴西1,澳大利亚4,越南1
2012	33	瑞士1,老挝1,爱尔兰1,联合国※2,澳大利亚1,比利时1,马耳他8,泰国2,几内亚2,英国1,巴哈马2,日本1,俄罗斯2,阿塞拜疆1,捷克1,罗马尼亚1,德国1,阿曼1,乌干达1,以色列1,埃及1
2013	1	加拿大1
2014	12	墨西哥2,古巴1,汤加1,坦桑尼亚1,德国1,马耳他2,泰国1,匈牙利1,加蓬1,澳大利亚1
2015	14	加蓬1,马耳他2,圣马力诺1,沙特1,索马里1,克罗地亚1,塞内加尔1,墨西哥1,加拿大1,加纳1,克罗地亚1,马其顿1,黎巴嫩1

本数据仅根据我国外交部网站整理而得,截止时间为2015年4月22日,此处的频次指中医药在外交场合出现的次数。※代表国际组织,WHA为世界卫生大会,FOCAC为中非合作论坛,IPC为我国外交部外国记者新闻中心

从整体上看,“中医外交”已经覆盖世界各地,近十余年来呈现越来越活跃的趋势。其中,最活跃的年份是2010年和2011年;最活跃的地区是欧洲尤其是西欧和地中海地区,大洋洲;最活跃的国家主要包括马耳他、澳大利亚、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另外,2015年3月27日,中医药国际化亮相博鳌亚洲论坛,外交部网站虽未报道,但此举明显属于多边国际会议场合的“中医外交”。

3.1 国家领导人支持中医药国际合作 习近平主席具有浓厚的中医情结,他曾在多种外交场合大力推介我国的传统医药。2010年6月20日,习近平在澳大利亚出席由南京中医药大学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合办的“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中医药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中医孔子学院把传统和现代中医药科学同汉语教学相融合,必将为澳大利亚民众开启一扇了解中国文化新的窗口,为加强两国人民心灵沟通、增进传统友好搭起一座新的桥梁”。2013年8月20日习近平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时强调:中国将“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在海外发展,推动更多中国生产的医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2014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访问澳大利亚时,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共同见证了澳洲中医中心合作协议的签署。此外,习近平在2013年3月俄罗斯“中国旅游年”开幕式,在2013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在2014年9月出访印度等多场合都提及中医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李克强总理也曾在多种外交场合见证了中医药领域合作协议的签署。国家领导人的这些行动无疑夯实了“中医外交”的基础,提升了“中医外交”的水平。

3.2 多种外交场合举办中医药文化宣传活动 据外交部网站显示,我国多位驻外使领馆的外交官亲自参与了所在国家和地区中医机构的相关庆典活动,与有关国家领导人探讨中医药领域的合作事宜。这些大使、领事还多次邀请了所在国的社会名流参与中医药文化的相关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外交官的夫人们在中医药国际交流中是一支发挥着独特作用的生力军。另外,我国政府曾邀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西班牙等驻华使馆和联合国驻华机构的多位大使、参赞、使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亲自体验了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14]。这些活动对有关国家的领导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普及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医药国际交流中的“民间热、官方冷”的尴尬。

3.3 外交人士参与中医药国际交流 2014年10月,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国际交流与合作分会成立,聘请前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为名誉会长,前外交部翻译室主任、驻新西兰大使、瑞典大使陈明明为会长,聘请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前驻菲律宾、新西兰大使黄桂芳,中国前驻厄瓜多尔、古巴、阿根廷大使徐贻聪等外交界名流为副会长,这为“中医外交”搭建了一个国际平台。2015年3月27日,“面向未来:中医药的国际化”为主题的早餐会亮相博鳌亚洲论坛,更是将“中医外交”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李肇星、陈明明、黄桂芳等多位知名外交人士悉数到场,这是中医药首次出现在如此高规格的多边国际会议,标志着“中医外交”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此外,陈明明、黄桂芳等还专门撰文论述了“中医外交”的重要性,为如何开展“中医外交”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11,12]。

3.4 中医药走进外国领导人的医疗保健生活 除了上文提及的苏加诺、西哈努克、李光耀等外国元首与中医药结下了不解之缘外,世界上很多国家领导人尤其是医疗卫生事业欠发达的一些弱小国家的领导人都曾主动邀请过我国的中医药专家为其治病,取得不错的疗效。据相关统计,外国政要中包括越南前国家主席胡志明、朝鲜前国家领导人金日成、莫桑比克前总统希萨诺与现总统

格布扎、几内亚总统阿尔法·孔戴、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阿费沃尔基、纳米比亚前总理西奥本·古里拉布、马达加斯加前总统卡哈等都接受过中医药治疗。另外,应我国领导人邀请,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在内的多国政要都曾专门到我国三亚开展过中医药疗养活动^[13]。中医药疗效在外国政要中的良好口碑是“中医外交”最坚强的后盾。

4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我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文化外交对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早在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政府文件中,就明确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战略,这其中包括了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中医药文化。近年来,我国政府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中医药在越来越多的外交场合闪亮登场,中医药的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特别是各国政界人士的认可。“中医外交”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外交的一大亮点。在“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引领下,“中医外交”将迎来更加广阔的舞台。

然而,关于什么是“中医外交”,我国政府没有明确的界定,我国学界至今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見。“中医外交”与中医药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的界限需要进一步厘清。“中医外交”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功,中医药本身必须不断提高疗效,中国外交界应更多展示中医药的独特形象,为“中医外交”搭建更多平台。

参考文献:

- [1] 邢宇. 政协委员首倡中医外交 [N]. 中华工商时报, 2012-03-19(008).
- [2] 魏敏. 王强部署2014年中医药工作 九个“着力”全面推进中医药科学发展 [N]. 中国中医药报, 2014-01-17(02).
- [3] Liu Diangang, Mao Herong.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Opportunities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Culture [DB/OI]. China Daily: http://www.chinadaily.com.cn/culture/2015-01/28/content_19430421.htm, 2015-01-28.
- [4] 里传斌. 医学传教与近代中国外交 [J]. 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2005, 25(4): 27.
- [5] Aizen J. Marrogi, Saadoun al-Dulaimi. Medical Diplomacy in Achieving U.S. Global Strategic Objectives [J]. JFQ 74, 3rd Quarter 2014, 124.
- [6] Cuban medical internationalism [DB/OI]. http://en.wikipedia.org/wiki/Cuban_medical_internationalism.
- [7] 由来已久的“中医外交” [DB/OI]. 网易, <http://news.163.com/15/0320/21/AL68P36A00014AED.html>, 2015-03-20.
- [8] 吴红月. 立足中医药原创思维 探索创新路径 [N]. 科技日报, 2014-10-30(09).
- [9] 郑晓红. 试论中医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及普世价值 [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2, 18(1): 108.
- [10] 张希, 连品洁. 驻华外交使节在京城体验中医药文化 [DB/OI]. 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10/13/30281050_0.shtml.
- [11] 陈明明. 中医走向世界要练好内功 [N]. 中国中医药报, 2014-12-05(03).
- [12] 黄桂芳. 中医外交 久久为功 [N]. 中国中医药报, 2015-02-18(03).
- [13] 陈成智, 黄媛艳. 三亚: 首脑外交和休闲外交基地雏形初显 [DB/OI]. 新华网, http://www.hq.xinhuanet.com/news/2014-05/19/c_1110743585.htm